

李约瑟的世界观及其东方情结

王钱国忠

(上海理工大学李约瑟文献中心,上海 200093)

摘要:李约瑟的世界观驳杂多元,调和了各种矛盾与对立的思想,是基督教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新道家与儒家思想以及有机论思想的综合体。李约瑟一生不懈地谋求在科学与宗教、生物化学与形态学、宗教与社会主义、东方与西方之间架桥,这正是他在诸多方面取得硕果的根本原因。而酷爱东方文明、强调中国文化对人类进步的杰出贡献是李约瑟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竭力抨击“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渊源。

关键词:李约瑟;世界观;中国文化;东方情结

中图分类号:N09;G3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1)04-0023-06

环顾20世纪的国际学术界,很少有人像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 1900-1995)那样,集生化学家、科学史学家与文化学家于一身,在科学文化事业上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成为当代杰出的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有人说,“李约瑟现象”不可能重复,此话不诬。余更谓“五百年王者兴”,亦非夸张,所谓时势造英雄也。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关于李约瑟的生物化学、科学史研究及“李约瑟问题”的论文汗牛充栋,却鲜有关于其世界观的分析和讨论。要全面洞悉李约瑟的思想及其渊源,解释“李约瑟现象”,无疑首先要对其世界观的形成与演变作一深入的剖析,这是不言而喻的。

一、在矛盾与对立中“架桥”

李约瑟称自己是“一个绝对不能没有‘世界观’的人。”他的世界观的组成十分驳杂,内容异常丰富,这也是他在诸多方面取得硕果的根本原因。鲁桂珍在谈到李约瑟37岁时大相径庭的改行时说:“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李个性上的许多特点:他混合着道德与非迷信的宗教、节俭与慷慨、科学与逻辑和对音乐舞蹈的喜爱、哲学的严谨与诗的奔放。事实上,他一直是体现着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名言:‘心有心的道理,非理性所知’。换言之,科学与才智并不是理解我们生活其间的宇宙的唯一有效手段。”^{[1]2}

作为世纪同龄人的李约瑟,一生经历过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6年英国工人总罢工、1931年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二次世界大战、战时援华、日本原子弹爆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朝鲜战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等重大历史事件。正是波谲云诡的历史风云,铸就了他那内涵深邃、五光十色的世界观,个中原因,值得深入发掘与探索。集中反映李约瑟早期世界观的文献有他以笔名霍洛伦肖撰写的《一个名誉道家的成长》(1973)及鲁桂珍的《李约瑟的前半生》(1986)。此外,李约瑟青年时代所撰的《怀疑的生物学家》(1929)、《伟大的两栖类》(1932)、《时间——更新的长河》(1943)及《历史在我们一边》(1946),也多有其宗教信仰及科学思想的印迹。

李约瑟自幼生活在一个具有浓厚宗教信仰的中产阶级家庭。倾向于哲理神学的老约瑟每个星期日带他去伦敦坦普尔教堂听数学家、皇家学会会员、后来的伯明翰主教巴恩斯(E. V. Barnes)布道。李约瑟回忆道:“我觉得它们对我最大的帮助是使我们切断了宗教与使许多人远离宗教的阴森、怪异之间的任何关联。

而且巴恩斯认识到,宗教在历史上往往客观上起着十分反动的作用,然后在另一方面有时却又与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在后来的各种影响帮助下,我的思想不但能够接受人类其他宗教的个人体验,而且能够承认运用科学知识重新考虑基督教学说和实践的迫切需要,如彻底改造教会在两性问题、种族问题和社会正义等方面的态度。”^[1]¹⁵《论神圣》的作者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等也深刻地影响着李约瑟对宗教的态度。李约瑟认为,他能够打破一般笃信宗教者所常有的传统观念,应该归功于这些人。由此,是李约瑟对远离爱德华王朝的英国的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宗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感到同情的开始,对世界各种宗教抱着人类学的态度。

在进入剑桥学医后不久,李约瑟加入了英国国教的医生及医科生的宗教团体——圣路加协会,并任剑桥分会秘书。这种长期的宗教生活为他的思想增添了哲学与比较宗教的成分,并形成了这样的宗教观:对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怀有普遍的同情态度,并试图予以改造;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倾向于具有人格性的宗教,因此在基督教具有人格的神与道教的无人格的“道”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他承认会选择前者;从东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来分析东西方传统宗教模式的差异,并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在宗教与科学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有的宗教对科学发展有较大贡献,有的则具有阻碍作用;对宗教的教义及理解方法方面,他不拘泥于传统的观点,认为宗教的教义并不一定要包含救世主、上帝的概念;对宗教的发展前景抱着乐观的态度,反对所谓“宗教本身随着科学进步而后退”的看法。众所周知,由李约瑟的宗教观所引发的“抑儒扬道论”以及“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说,在国内外招致了不少批评,并反映了他在宗教观上的一些偏颇之见。

李约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①信仰是大多数人所知的。1991年10月2日,他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公开表明自己“毕生都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当然,李约瑟所信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早在李约瑟的中学时代,他在昂德尔公学天才的、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桑德森校长(F. W. Sanderson)的启发下,不但对历史发生兴趣,培养起广阔的历史视野,而且校长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他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终其一生的影响。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1926年英国工人总罢工及李约瑟早年阅读与交友的经历,对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及阶级斗争观念的形成影响更是深广。在尔后的日子里,李约瑟总是向其父表白自己赞成社会主义的倾向,反对他那种对人的本性无可救药的悲观论调。在与其同学、好友弗兰克·钱伯斯(Frank Chambers)以及生物学家路易斯·拉普金(Louis Rapkine)的交往中,并且阅读了萧伯纳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南》后,他终于树立了这样一个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任何怀疑的情况下,“人民永远不会错”;私有财产一旦形成,人民代遭受压迫,一直在为争取政治自由进行斗争。凡是支持这种斗争的事情都是正确的。^[2]李约瑟的社会主义思想还可追溯到英国近代史上17世纪的平等派运动,李约瑟称该派首领之一的杰勒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为“伟大而鲜为人知的预言思想家”。^②李约瑟还是1930年代英国“科学与社会”运动中积极活动的剑桥“青年科学家”之一。正当鲁桂珍1937年赴英留学之际,他还兼任了支持西班牙内战中国际纵队的志愿军家属的康福德—麦克劳林基金会的司库。尽管在传统保守思想占统治地位的英国社会中采取反传统的政治立场很容易阻碍其进入皇家学会,影响其学术前途,李约瑟义无反顾,成为有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在反法西斯战争与朝鲜战争期间,李约瑟千里迢迢前来援助战时中国的

① 18世纪中叶在欧洲产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其基本思想是:一方面,遵从上帝的旨意,善思善行,死后进入彼岸的天国世界,实现终极关怀;另一方面,力图在人间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上帝王国”,铲除人间罪恶,为世人的解放而斗争。而后者正是基督教世俗化特征之所在。基督教社会主义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具有空想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特点,故一开始便与空想社会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圣西门即认为:“宗教应当引导社会走向最迅速地改造最穷苦阶级的命运的伟大目的。”至19世纪中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欧洲一些神学家、大主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劳动价值论及民主思想等观点,并将其作为社会斗争的手段。由此观之,也就不难理解李约瑟一生的社会主义言行了。

② 杰勒德·温斯坦利在当时组织了合作耕作,并思考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他本人虽是个造诣很深的教徒,却称神学为“推测学说”,并严厉批评牧师们默认社会的阶级结构。李约瑟曾饶有兴趣地对这位近代英国的“洪秀全”进行过研究,撰写过《劳德、平等派和学者们》《平等派与英国革命》《评萨比内(杰勒德·温斯坦利的成就)》等文。

科学与教育机构,参与调查细菌战问题,致使其社会主义思想升华至国际主义的高度,他的这种可贵精神至今令中国人民难以忘怀。作为基督徒的李约瑟,常去剑桥附近著名的撒克斯特德教堂布道,在那里他结识了牧师康拉德·诺尔(Conrad Noel),并成为至交。诺尔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对李约瑟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位有着温斯坦利经历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1920年代曾领导英国农民争取社会地位和权利的斗争。他提出的“世界合作联邦”的目标甚或成为李约瑟所追求的“大同世界”最贴切的代名词。李约瑟在提及科学的统一性时指出:科学“在人类中成长并将与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综合的巨大发展同步地成长,直到所有的人类如同百川归海一样被包括在世界合作联邦中这一天的到来。”同时,他还提出“向世界大同社会迈进”的口号。由此可见,李约瑟的这种社会主义信仰和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精神最终成为其世界观的重要源头。在承认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李约瑟也不讳言自己的存在主义立场。他在自传性的《一个名誉道家的成长》中承认,伦理学超越一切经验形式,政治行为是伦理学的实施,二者是统一对立形式必要的“黏合剂”。因而,尽管在他思想上政治占了首位,而马克思主义是很大的成分,但仅仅在个人的生活与行动中有可能使体验的形式统一起来,这十足是存在主义的立场。他坦言,自己的世界观在各方面显然与克尔恺郭尔、雅斯贝尔斯、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埃马纽埃尔·穆尼埃等存在主义者,甚或与萨特等人的世界观相近。^{[3]43}

李约瑟对儒、道、释诸家学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一直认为,道家思想体系是一种哲学与宗教的出色而极其有趣的结合,同时包含着“原始的”科学和方技。如果把宗教解释为一种具有神圣性的东西的话,那么,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在人类所认识的具有宗教色彩的各种体系中,可能儒家含有超自然主义的成分最少,所以孔庙比世界上任何宗教建筑具有更大的感人力量。在他看来,儒家对科学的贡献最少,且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尽管他的这个有失偏颇的观点受到众多学者的批驳,在他的内心仍不失对儒家思想及其历史影响深怀敬意,只要看看《四海之内》一书便可明了。其中无不充盈着李约瑟对儒家及其主要代表孔夫子的赞美之辞,并将儒家“四海一家”“大同世界”^①的崇高理想作为发展国际科学合作事业的信念和目标。他指出:“无论是以今天的形式,抑或是将来的形式下,《礼记》在两千多年前表达的‘天下大同’的高尚思想,无疑将会实现。”^{[4]2}对近代科学在国际上发展的前景也是这样,“今后通过合作和团结,人类进步只能有一种可能的方式。科学的统一已经预兆了总有一天会将人类团聚为一体的政治上的统一。中国人民和西方人民在这样一个共同目标中是兄弟。”^{[5]93-94}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取得胜利,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主要是其哲学思想与儒家的传统道德之间有诸多相通之处。

作为剑桥的早期医科生,李约瑟对心理学的关注得益于在凯斯读文学士之时。当时,斯坦利正将弗洛伊德心理学翻译介绍至欧洲,在学术会议上大谈心理学问题,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当时流行的弗洛伊德、荣格的心理学不但使李约瑟克服了自身的焦虑性神经官能症,而且大大有裨于他的宗教思想和科学思想的研究。1963年,在评论斯里兰卡学者马丁·魏克拉玛辛诃的《佛本生故事》等书时,李约瑟对俄国和印度—锡兰的神秘心理学作了比较分析,认为佛本生故事和弗洛伊德时代的分析和内省心理学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他后来又指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心理学与心理疗法至今仍不理解,尤其是一些中世纪极其有趣的书以及后来的解梦,在这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在两性关系问题上,李约瑟终其一生始终持自由开放的观念。^②2007年,何丙郁博士在剑桥对笔者聊起李博士的轶事时说:李约瑟在第二任妻子逝世后,同时向三位亚裔女性求婚。我听后自然十分吃惊和好奇,这也许是吾等东方人所无法理解的。但李约瑟对女性近乎狂热的追求,不但与其同胞罗素、贝尔纳等人有本质的差异,就是和在私生活上自责自己是“混蛋”的法国的萨特也不尽相同。李约瑟的这种秉性自当有其宗

① 李约瑟的同事深知其一生之所追求,故在1995年剑桥的李约瑟追思会上,黄兴宗副所长高声朗读《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段落,为这位“世界公民”祈祷、送行。

② 温切斯特(S. Winchester)在《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中,对这方面有不少形象化的描述。

教革新观念及现代心理学的思想渊源,他曾经坦言:中世纪和传统的基督教徒被诺斯替教和摩尼教这些异教歪曲得太过分了,它们将万恶归因于物欲,将一切性行为看作罪恶。现代科学已使人不可能再像早期基督徒一样地去思维,一样地不懂生殖的生理学、没有控制生殖的方法。现代心理学已表明,唯一真正文明的社会将是一个最大限度地容忍个性偏差和不同生活模式的社会——尽管在福音书的“爱你的邻居”的幌子下,社会永远是如此。按照道德神学的公式和实践,教会必须吸收这种新知识 with 情感。^{[3][4]}

李约瑟在青年时代便汲取了不少历史优秀的哲学成果,如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的唯物论,斯宾塞的进化论,他自称是“同情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人。”就其科学哲学思想而言,李约瑟经历了一个从新活力论到有机论的演变过程。^①李约瑟年轻的时候对新活力论抱有强烈的兴趣,虽然有关生物的研究从科学的立场出发,机械论的观点是重要的。但是,从哲学的立场出发回头看,当时的观点是一种新机械论。要完成一个理论成果,机械论的立场是绝对必要的。尽管如此,不能认为它是有关自然的唯一理论。因此李约瑟想出新机械论并要加以利用,同时他在生物哲学方面提倡科学必须用某种方法去研究,但它不会给你任何寻得绝对真实的钥匙的新机械论者的观念。这种“新机械论”对机械的解释是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唯一方法,但是它本身是具有相对的或假设的性质的,需要结合对于现象发生的各个不同组织等级的深入了解。这是一种唯物主义,但不是机械唯物主义。李约瑟常说,这确乎是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他早期发表的关于“新机械论”的论文,就是对世界上各级生物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必须清除活力论与机械论之间论争的垃圾。李约瑟早期的机械论立场作为把握自然的一种方法是有益的,科学实践积累的经验告诉李约瑟,科学仅仅依靠它是不能前进的,于是,就产生了有机论的观点。李约瑟后来形成的有机论思想在其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有集中的论述,并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席文、中山茂及宋正海等均有过深刻的论述。中山茂分析了李约瑟有机论思想的四个特点,即:对构成许多物理学家的思想特征的机械观抱有强烈反感;确信进化是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概念;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对综合的爱好胜于分析。正因李约瑟自幼善于“架桥”和综合,因此,综合法便成为其基本思想方法,并主张必须辩证地使用它。于是机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宗教都被他高超地协调和统一起来了。

李约瑟的世界观是基督教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新道家与儒家思想以及有机论思想的综合体。西方以前有人指责他是共产党,这显然是冷战思维、向壁虚构的无稽之谈;但说他是非正统的、另类的马克思主义者,当非过誉,否则他早年的阶级斗争思想、对英国平等派的同情和赞许、剑桥左派青年科学家活动以及支持西班牙国际纵队等等所作所为就无从明确解释。若均以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加以概括的话,显然是牵强和苍白的。那么,李约瑟的世界观具有什么特点呢?简而言之,一是它的驳杂、多元,丰富多彩;二是调和了各种矛盾与对立的思想。他一生总在不倦地谋求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生物化学与形态学之间、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架桥,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马丁·贝尔纳说,在1930年代,李约瑟是“剑桥青年科学家”中的“一个主要角色,但又是一个畸形人物。其他这些人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均为无神论,而李约瑟是个有坚定信仰的基督教徒。他深深知道,一个科学家同时又笃信宗教,一个英国基督教圣公会礼拜仪式的信徒,同时又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国家的支持者,甚至当这些国家攻击宗教时,他仍支持它们,是自相矛盾的。他提倡非欧文化与其支持英国传统之间也有紧密关系。尽管,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这种有趣的矛盾交叉,李约瑟的一生不但是取得科学与学术巨大成就的一生,同时也是极大幸福完美无缺的一生。”^[6]

① 在生物学史上,长期存在着机械论与活力论(亦称“生机论”)的争论,其焦点即在于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的联系和区别。机械论认为,完全可以用物理、化学规律来说明生物规律。活力论则认为,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生物体内支配和超越物理、化学现象的“活力”是超物质的,是赋予生物体以目的和生命力的一种力量。

二、对东方文明“一见倾心”

酷爱东方文明、强调中国文化对人类进步的杰出贡献是李约瑟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竭力抨击“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渊源。李约瑟不止一次对鲁桂珍说:天下自有对本国文明之外别一种文明整个儿地“一见倾心”的事。事实上,他在战时中国写赠给鲁桂珍及其友人路易·艾黎的诗里就表达了这个意思。^[4]_{103-105,262-265}

在李约瑟长达 95 个春秋的漫长生活中,他在历史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倾向及独特之处,就是他那难舍难弃的浓郁的东方情结。正是这个萌发已久的东方情结,成为他后半生辉煌事业的原动力。李约瑟对中国文化与东方文明的迷恋并非 1937 年后之事,而是由来已久、源远流长,甚至可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早年在李约瑟父亲的藏书里,有一本罗林森(Rawlinson)的《古代埃及人的风俗习惯》,曾激起他极大的兴趣,对与爱德华王朝的基督教世界截然不同的古埃及着了迷。他喜欢古埃及端庄的服饰和体态的美,它的庄严肃穆的宗教,它的象形文字。鲁桂珍说,大概就是那本书在他早年的心灵上深深树立了一种观念:在基督教社会传统中所有看似显然绝对的东西,根本不是绝对的,而仅仅是某一种文明的特殊形式所订定的相对价值的产物。^[1]₁₅他认识到,生于兹、长于兹的特殊形式的文明(即欧洲文明)并不是绝对的。李约瑟为什么会如醉如痴地迷上中国文化与东方文明呢?这其中显然有一段潜移默化的过程和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触发点。李约瑟早年也接触过一些中国人。在剑桥毕业前的大学时期,在战后流感流行期间,他和中国学生同住一楼。早年赴伦敦参加一些会议,也曾遇到过中国学者。但他们的接触并未在他身上产生什么思想火花。直到 1937 年前后,鲁桂珍等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导致了他信仰上的皈依。中国留学生给他“留下了一个宝贵的信念,即中国文明曾经在科学技术史上起过迄今未被人充分认识到的多方面的巨大作用。”鲁桂珍说:“它们给他带来了在有意无意中寻求已久的思想解放——从以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价值是绝对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其他同样微妙复杂、同样迷人、同样值得探讨研究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生活。或许是他父亲的图书室最先在他心里播下了这种子。”^[1]₃₅于是,这位当时已享誉国际的生化科学家的后半生开始发生重大的转折。

要研究中国文化,学习中文便成为李约瑟必经的第一道难关。于是,鲁桂珍义不容辞地担任了他的中文义务教员,季羨林先生在德国哥廷根留学的汉学家古斯塔夫·哈隆(G. Haloum)在剑桥以中国古籍《管子》为教材教他中文。李约瑟在美国农业部的朋友、首席中文译员迈克尔·黑格蒂(M. Hagerty)学习中文的传奇经历给他们莫大的启发和激励。李约瑟本人也对方块字情有独钟,他说:读一页中国书好比在大热天游泳,给人以舒适之感。因为它使你彻底跳出了字母文字的牢笼,而进入一个晶莹剔透的表意文字的天地。^[1]₇如果说,1937 年之后五年是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热身阶段。那么,1942 年秋,他在战时来华执行援助使命后,则“木已成舟,一心一意钻研中国的科学与文化,变成一位东方学家了。”从另一方面客观地说,李约瑟之所以大相径庭地改行,迷恋于东方文化,也与鲁桂珍这位端庄美貌的东方女性有关——他要在她面前施展才华,表现一番,令其刮目相看。^①

1944 年 2 月,初来乍到中国的李约瑟在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发表演讲。他先入为主地首次正式提出了令世人困惑的“李约瑟问题”,并对此提出了两点主张:第一,古代中国人像通常被认为产生科学的古希腊人一样,是能够探究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大自然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它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二,在很长时间内,可以说大约 2500 年间,中国人作出了对整个人类史绝对重要的一些经验发现。……但这些发现总是停留在经验阶段。在演讲中,李约瑟还提出了下列刺激性的主张:如果中国有像西方那样的气

① 对此,潘吉星先生在 2000 年北京的一次李约瑟主题会上也有同感。

候、地理、社会以及经济因素,而西方有像中国这样的相同条件,近代科学就会在中国产生,而不是在西方。西方人就不不得不学习方块字,以便充分掌握近代科学遗产,就像现在中国科学家不得不学习西方语言那样。他又称,今天的情况是,近代科学绝对是国际的。在中国科学家与西方科学家之间没有区别。他特别不喜欢使用“外国”科学或“西方”科学这类字眼儿。科学既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遗产。庄子和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朱熹和达·芬奇,干嘛要区别开呢?不存在“外国”科学或“中国”科学这类东西。只有一种国际性的人类科学,这是我们的共同财产。^{[5]93}这段话既是李约瑟对“科学”或世界科学的界定,又是他浓郁的东方情结的真实写照。1964年7月,李约瑟和鲁桂珍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危机之际,对中国进行了三个月的实地访问,全面考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在对陕西省故地重游后,一连创作了《在长安孔庙中》《在公主墓前》《延安》《塞上》(后两者在中文本《四海之内》中未选)数首诗作,抒发、缅怀中国历史文化,颂扬传统的儒家文化,鞭挞残酷的专制制度及讴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胸臆,其对中国文化感情之真诚、深邃,无不令人感动。此外,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中,对锡兰、印度、朝鲜、越南、日本的科技史及伊斯兰文明的介绍、对比研究可谓比比皆是。这固然是其比较研究方法使然,同时也是其东方情结的真实表露,他对东方文化爱恋之深,令人动容。直至晚年,李约瑟依然雄心勃勃,与东方文化难舍难分。他在给胡道静先生的一封信中说,他还想学梵文,写一部《印度科技史》。遗憾的是,天不假年,李约瑟的这个梦想终究没能实现。

参考文献:

- [1]鲁桂珍.李约瑟的前半生[M]//李国豪,等.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英]李约瑟.怀疑论者的转变[M]//王钱国忠.李约瑟文录.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32.
- [3][英]霍洛伦肖.一个名誉道家的成长[M]//王钱国忠.李约瑟文录.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 [4][英]李约瑟,李大斐.李约瑟游记[M].余廷明,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2.
- [5][英]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农业[M]//潘吉星.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 [6][英]马丁·贝尔纳.世纪的先驱者——李约瑟[M]//王钱国忠.李约瑟文献五十年:下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1006.

Joseph Needham's World View and Oriental Complex

WANGQIAN Guozhong

(Joseph Needham Documentation Center,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Joseph Needham's world view is complicatedly composed of extensive contents, integrating various contradictory and opposing thoughts, including Christian Socialism, Marxism, new Taoism, Confucianism and Organicism. He exerted his lifetime untiringly in bridging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between bio-chemistry and morphology, between religion and socialism, between the oriental and western world, which accounts for his fruitful accomplishments in all fields.

Key words: Joseph Needham; world view; Chinese culture; oriental complex

(责任编辑:江 雯)